

4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T 0209/0628

六

6

新刊唐荆川先生神編卷之一百十

門生此段王章考校

兵一

春秋兵制

陳傅良

春秋諸侯見於傳者雖未盡信變更王制畧可攷也

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

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鞌四卿於此乎

與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益三分魯而

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平為臣若于若弟叔孫氏使費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門生毘陵王革考校

兵一

春秋兵制

陳傅良

春秋諸侯見於傳者雖未盡信變更王制畧可攷也

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

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鞏四卿於是乎

輿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

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爲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爲賦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齊威公相管仲參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

萬人車三百乘蓋如鄉之法伍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倣周變從徑便艾陵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產脩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後遂丘賦矣楚吳越秦皆夷也初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代隋戎分二廣而爲三軍成王地方千里

城濮之戰左右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  
然而東宮之甲若教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畧見於傳  
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  
康王薦掩始井沃衍牧臯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  
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  
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爲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  
楚空國而二將闔廬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  
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  
於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  
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

右私卒哀公十一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  
并諸侯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  
帶甲數十萬臨菑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  
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爲技擊以兼桀宋五千乘之  
國號稱東帝趙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然武陵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  
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  
栗腹尚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魏自惠王以  
武卒奮擊武士二十萬蒼頭五二十萬廝徒十萬車

非利和絲  
卷之二百四  
六百乘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  
甲以上爲戍士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燕地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腹  
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  
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  
爲兵先是齊桓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  
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  
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  
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

卒一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碩之弩負矢五十  
箇置戈其上冠冒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覆其戶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  
隸五家胡服以金鐺節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武士冠  
鴟尾之冠縵胡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秦自  
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  
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  
乘獻公五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  
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五十戶  
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

亭有長長有兩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爲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北阡南陽阡蓋卽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

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

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連亡人贅壻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齎糧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放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毋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擊盜毋已

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峽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喙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過斥大疆埋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關狠上籍其力下安於義自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鬪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黷棄禮義雖能卒致強盛而自焚之釁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



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蒼頭厮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

### 論秦銷兵

馬端臨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爲秦之所以亡然愚以爲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爲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

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卽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

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論漢兵制

陳傅良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驅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

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

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置建章營  
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  
動以萬數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謫吏次  
民兵變為謫戍謫戍變招募  
謫民次謫戍次七科謫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  
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  
帝始元間始募犇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  
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  
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唐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

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為強  
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  
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  
則削雖衛霍勲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  
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  
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  
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  
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劍戟  
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

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  
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畧可見  
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  
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  
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  
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卽罷武帝  
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  
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  
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

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  
有減更有貸則得爲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  
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  
左遷酒泉太守卽命破羌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  
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  
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  
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槩見其時  
無有壅蔽誕謾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  
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  
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

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  
漢京兵搖誠有以也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  
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  
象以羽林為天皇帝之座以兵師為營衛規天摹聖  
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而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  
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蝨鞮鏊而汗介冑其勤五  
載縛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  
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安安於無  
事矣然方是時葷允北張蠻睢粵盱劍立之壤植大  
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羽

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銳士以鎮之殆非所  
以防未然而窳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歟夫天  
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洛陽戍卒幹議即命西駕按  
秦故地左殺右蜀大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巋  
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軍負城環官路似營迺基峙  
星布平居無事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如火發發而又  
衛尉藩護金吾檄巡武庫司兵司馬崇掖章溝虎威  
晝揮夜呵戎心姦膽戰栗駭落無敢弗率于我天威  
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  
貽燕子孫規摹宏遠也

漢南北軍始末

易

山齋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也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

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畧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

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持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

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置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

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革玄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卽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百五十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

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



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  
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  
哉故此以萬旅言之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  
畧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  
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  
見二軍之權勢將權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  
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  
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尉之任皆  
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  
尉王氏中尉戚鯁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

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  
其陵歟鯁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  
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  
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  
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  
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  
旣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  
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  
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  
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

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  
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  
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  
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  
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旣將北軍而尚有南  
軍衛尉居宮中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  
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  
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旣顓軍其權  
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  
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

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  
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  
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  
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  
不然則勃旣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  
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  
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  
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  
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  
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

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宮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

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

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南北軍考異

林駟

南北軍考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則謂之北所以別也

南軍衛尉寺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衛尉考異南軍衛尉主之衛尉有衛士令丞諸丞衛侯司馬皆屬

周勃既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以此知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衛士令丞諸屯衛侯諸屯衛司馬考異按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負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為南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擊羗也按禮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闕城門設屯衛兵不過諸郎與北軍爾初不及衛尉之

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兵同爲南軍事出一體爾  
中郎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侍郎郎中郎  
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期門府蔡質漢儀日期  
門府次虎賁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  
年更名虎賁期門郎表掌執兵送從比郎亡員多至  
千人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名官徐官考曰  
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  
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  
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  
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

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  
意歟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考異應邵漢  
官儀以虎賁曰古官謹按周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  
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成王之導末命  
召公俾齊侯呂伋而方發虎賁之士宰臣統總官衛  
其嚴如此漢安能及哉期門僕射給事期門羽林府  
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  
騎顏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羽林郎考異後志以六  
郡良家補漢儀以三輔良家補然以史考之趙充國  
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以北地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亦六郡也當以補志之言爲正羽林孤兒徐官考曰漢法待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孔子欲勿殤童汪錡周禮家人凡死於兵不入兆域則是死於兵革者固有二等也高帝令軍士不幸死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又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武帝則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皆所以激厲將帥也羽林令丞監羽林中郎將監羽林騎都尉羽林黃頭郎都尉通典西漢奉車駟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勳奉車都尉考異霍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奉車蓋始於此

東萊曰或以奉車駟馬爲加官非也荀氏漢紀及通典並不列於加官卽此可考駟馬都尉考異金日磾爲監遷侍中駟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駟乘入侍左右駟馬蓋始於此漢制叢錄曰駟馬都尉之官雖置自武帝然于時尚主者獨取列侯未拜此官騎都尉考異表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公爲漢王靳歙遷騎都尉則是漢初亦置矣考異按本表及後志騎都尉本監羽林蓋南軍也及攷金涉傳在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此北軍也今廼

領蓋季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爲奉車都尉侍中  
領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考異按都尉本軍中官高  
祖時靳歙以騎都尉定三秦自後無除武帝以李陵  
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張掖  
其後上官桀以捕反者莽何羅上官安以騎都尉爲  
車騎將軍自此騎都尉遂爲一官至宣帝時以騎都  
尉監羽林故騎都尉遂爲羽林官又以騎都尉監護  
西伯李後李尋平當使護河隄

**北軍中尉**府中尉考異武帝始有執金吾之名及按  
功臣表蟲達從起碭至霸上爲執金吾未審當時爲

官耳考異北軍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壘今丞左右  
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  
北軍壘門內則北軍爲京城兵而主之中尉亡疑矣  
中壘今校尉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城門校尉高帝置  
出從緹騎百二十人徐官考曰謹按周官司門下大  
夫二人鄭氏若今城門校尉漢制叢錄曰按劉屈氂  
傳武帝世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表  
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是城門校尉之官自  
武帝時始有然表但云中壘屯騎等八校尉皆武帝  
初置至城門校尉獨不言起自何時所未諭也成帝

世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踵相躡以特進領  
城門兵豈至是屯兵益盛又與前世殊耶司馬丞八  
屯司馬門候徐官考曰按周司門之屬每門下士二  
人卽門候之官歟城門令史八校尉中壘校尉東萊  
曰謹按中壘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故後志本  
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  
但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又按中尉有中壘令丞則  
知北軍之統于中尉中壘在北門卽與南軍不相亂  
頗有周久辨方正位之意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  
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八校

各有丞司馬惟中壘校尉多有尉一人監北軍使  
北軍錢官

總南北軍車騎將軍衛將軍軍正丞周廬千列設戟  
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弱  
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  
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  
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中之徒  
役宮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任  
居衛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



掌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司隸掌率夷  
隸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  
列僕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  
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非王出  
亦不行四翟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騶  
侍此宿衛之別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待御僕  
從罔匪正人執劉鉞而止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  
夫居虎門而詔王媿者乃率四夷之賤隸糾其德行  
稽其功緒勸以善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防以過也  
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

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爲之此宿衛之任嚴矣噫孰知  
聖人防微杜漸之意不止是耶蓋人君處內庭之時  
多處外庭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  
宮正宮伯之兵衛郎衛固爲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  
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五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  
內外相維而賢否無相混之嫌事權不分而政令無  
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衛宮衛  
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  
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

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  
衛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  
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  
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却慎夫人之  
坐日磔之侍縛莽何羅之逆王國侯國拘不得入同  
族犯法限不得與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寧從退免  
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南北軍皆  
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  
自武帝踈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  
兵領於司馬徃徃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與焉太

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  
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  
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爾甚至東漢以來又  
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  
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  
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  
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  
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  
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  
我柰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

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流禍至是也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衙朝會釐鎧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而武衛之職舉焉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而威衛之職專焉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埃之宜南衛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供御兵仗

衛弓箭則職于千牛綱舉目張惟唐爲詳焉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長廷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龐王久典宿衛習知制度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

腴田號曰元從禁軍本爲兵立制非爲制置兵其後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  
初制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  
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  
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以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  
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  
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  
正兵也今以禁軍爲北衙衛兵爲南衙以備漢制豈  
不過歟北衙旣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  
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

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爲患至是也噫漢不  
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  
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置王叔文之亂其  
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宋朝有  
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國朝因其名  
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  
殿前司始於周之顯德國朝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  
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  
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  
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

攝班禁衛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而皇城殿前直相維持寔祖周人之遺制不特此爾爲金吾者有擁衆渡河之功爲虞候者有上疏論事之直爲指揮者有手不釋卷之賢抑不特此爾周以冢宰主之國朝以樞府統之內朝外朝混然一體其政柄兵令一惟樞府之爲聽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爲之者異矣此其防微杜漸之意豈人之所能及知哉

### 論漢三更

馬端臨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

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註說殊與三日之說背

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士謫科所謂吏有謫者罪人也所謂賈人贅婿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除之左者已復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東漢州兵

陳傅良 兵制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為五營謂之五

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九年省關都尉十二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侯吏卒時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肄或以為惡韓延壽始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及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

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  
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乎應邵論  
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  
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  
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  
驅之以卽強敵猶鳩雀捕鷹鷂豚魚弋豺虎是以每  
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裂流  
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  
橫多僵良善以爲已功不教而戰是謂弃之迹其理  
敗豈虛乎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

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明帝之初  
以爲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胡有變則  
復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羌犯三輔則置  
長安雍丘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盜  
賊沿邊緣海稍稍增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  
山六百一十六塢屯置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  
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營  
陽虎牙之士迭出征戍初漢氏畧循周畿之制訖於  
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三軍  
交警於境安順以來竇憲三將以擊胡劉尚鄧騭任

尚朱寵馬賢張喬六七將以禦羗而鮮卑之寇南單于之變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鎮衛之職而犇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爲陷陣徵爲積射誘爲義從大畧建立名號皇甫規所謂列屯坐食之兵衆矣卒於中官之誅結援外將故夫漢之禍光武之銷兵也至安帝末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輕當是時邊郡守禦之兵不精內郡五衛之備不修諸羗轉盛二千石守令並無守戰意皆爭徙避寇於是徵兵會衆動搖數州增賦借奉費八千餘億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至於順

帝始令郡舉五人教習射御然而皆憚遠役而郡兵始叛矣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以江漢齊衛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力征唯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帥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趙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於三邊民不堪命至於背叛此興堯豫四



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雖段熲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戰羗寇畧定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於是置八關都尉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焉稱無上將軍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大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大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叅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畧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至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專臣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耻居藺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時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

屬而握兵之臣輒重於時太尉相國列爲三公城門  
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臣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  
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  
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  
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  
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如  
范明友鄧廣漢之屬往往諸奴視相府無有也宣帝  
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屯  
付之所親許史子弟權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  
厥後董賢王鳳代爲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  
中興益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蕩  
無良法當時滎陽不過千騎公掾監領超遷牧守其  
任不輕自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更相傾爭然五營  
畏服中人公卿就戮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  
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門豎  
雖剪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  
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於兵古之制爲不可易  
矣

論後魏銷兵

馬端臨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爲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冤酷

有見 穢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

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徃徃皆

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

孝文詔軍士自

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

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擯抑之有同奴隸

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

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

規優假介冑之士以救其偏而彛復欲排抑武人不

豫謂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否

混雜所謂清品豈比昔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

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墮矣然彛父

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五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兵二

唐兵制

歐陽脩

唐書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  
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  
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  
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  
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  
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

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惜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紀紀其廢置得

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自高祖初起關大將軍府以建戍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錢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

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土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

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鍤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滕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

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  
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  
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  
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  
即今册椿銀也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  
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  
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間留  
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  
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  
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

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  
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  
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  
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  
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  
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  
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為之十  
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  
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  
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

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墉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積變廢士皆失拊循入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

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



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鎮軍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劔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

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

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徃徃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

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爲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旣外柄以授人而未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

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

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搃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

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

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

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聞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

王傳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家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

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

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

令皆爲之歛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  
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宦  
官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  
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爲  
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  
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  
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  
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  
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  
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

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  
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  
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  
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  
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  
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  
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  
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  
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  
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

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磻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救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闔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

莎城石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暉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



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

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

裴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  
 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  
 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  
 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  
 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  
 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  
 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  
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檣耒一時治武騎劔兵  
 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雅亦不可使

之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  
 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  
 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雅亦無能為  
 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  
 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  
 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  
 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  
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  
 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

根燼萌燃七曜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  
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

無也居外則叛

乾燕七國近者  
祿山僕固是也

居內則篡

卓莽曹馬  
已下是也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  
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  
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  
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  
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敦者則撓削法制  
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

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  
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  
憂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  
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  
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  
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  
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  
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  
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者誰復而原  
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宋兵制

兩朝國史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土叛換河北兵最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鑿面爲字以識軍號訖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爲常亦有近落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尅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強幹之術宋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

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帑庾充物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畿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焉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耶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至國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關

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隸諸軍其自下軍而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變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遞補卒或給時服錢履凡出外率有口糧

請歲入以定兵額

韓琦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則募置事已則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邊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預備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卒起而圖之不可及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西廣而易供設其數多得強幹弱枝之勢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深而其費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

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可以贍之數立爲定額額外罷募闕卽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畸零則省併之旣見定額則可以定其路馬步軍一營以若干爲額仍請覈見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兵西都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奏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

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其所募兵寔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

軍政

林駟

甚矣軍政不可一日廢也夫聚天下不逞之人而授以兵家不仁之具其氣咆哮而難制其心頑獷而難服非法足以束其心思足以效其死威足以制其生死之命則百萬熊羆錚錚佼佼安能入吾奔走之下哉嘗觀三代而下而能得制兵之道者惟漢可取其

卹兵也寬其待兵也嚴其制兵也整肅其召兵也周密夫恤之以寬則人知自勉待之以嚴則下知自戒制之以整肅則無玩意召之以周密則無姦心是以終漢之世晏然無事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吾觀從軍有勞復得以復除亡士過多將軍有譴金布著令尤恤死事羽林旣死特錄孤兒其恤兵也寬矣然加功增級者幕府已察亭徼不治者出警必罰捕降爲虜者詔書加詰逗撓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懦者有誅其待兵也嚴矣以制兵之意言之則京師之兵

僅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爲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維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伍符素備以正什伍游徼亭長以防盜賊其整肅何如哉以召兵之意言之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自圖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不從其周密又何如哉蓋高帝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爲四百年之規模遠矣至我國家本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爲重也然承五代破碎之餘其紛紛謀亂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

平定天下聚以爲兵其所以隄防制御之術不得不  
曲防周慮厚祿以畀之重罰以警之明法以節之分  
權以防之列聖相承緝熙燕謀其視漢家之法又遠  
過矣伐蜀名帥超授醲賞典兵舊臣皆蒙厚祿備邊  
諸將悉予市租若寬矣然王仁膽之貪慾則下之吏  
議潘美之驕伐則警以匣劍又未嘗不嚴也此待將  
帥然爾御龍扈從特命增給沿邊戍卒時賜絹襦巾  
履端布出自特旨緡錢薪炭或行泛恩若寬矣然武  
雄之肆掠則百卒竟誅川班之妄訴則全軍俱廢酒  
坊之兵士作過則罪及主將又未嘗不嚴也此特士

卒然爾不特此也軍士衣不得過膝葱韭不得入營  
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  
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無怠志也  
其制兵之意可見其整肅也又不特此也三帥有握  
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  
之重其召兵之意可見其周密矣皇朝之制大臣平  
章先軍而後國羣臣出守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  
曰軍器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故其恤  
之寬待之嚴制之以整肅召之以周密無不置其慮  
者宜也愚敢以祖宗之政望今日不但以漢之政望



今日

元兵制

元志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畧然自太祖太宗  
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  
及世祖卽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  
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  
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  
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脩官制內  
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  
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

樞密院以摠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  
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爲伏  
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  
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  
等總把百戶老病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  
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  
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  
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  
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闔下  
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軍丁旣平中

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軍至十五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

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紮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刺罕軍其名數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論將權

林駟

古者典兵之職分爲將者無吝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爲將者多貪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及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吝權之意守衛之將從容於殿陛之際循徼於朝夕之頃兵有長守將有專權易有負固要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廬清肅王宮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

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仲桓南宮毛俾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爲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爲

重唐以此禁軍爲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  
初未見其爲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  
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  
者驕之府勢之窮者厲之階此其理之必至也周勃  
之平諸呂必籍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  
呂產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  
北軍爲命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  
夜卽今代邸舊人張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  
服衆者亦惟南北軍爲重耳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  
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

氏內領尚書外領軍馬而又使其子爲奉車都尉領  
胡越兵其婿爲東西衛尉領宿衛卒啓異日之邪謀  
特以將兵之權足恃矣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羊  
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  
始以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卒移漢家  
之鼎璽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  
將得以召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  
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  
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尙  
在諸武之手則東之無所措其謀韋后欲圖不軌

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玄宗時爲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衡則臨淄王安得定其難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劉國珍任大帥之權兵要政機勿使叅預蕭復言之而不見聽神策禁兵乞付六臣柳伉言之而不能行西頭之勢乃重南衙高元裕言之而不能行終唐之世北軍事權一出閹官予奪廢置自如其意及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

亦亡此唐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稔禍也夫總熊罷佼佼之衆據虎豹岩岩之閑其志易至於縱肆其權易至於震慄非分其權奪其志默制於冥冥之中又安能入吾鞭笞駕馭之術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軍旣卽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禍亂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禍亂相繼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宋昌唐之用東之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獲已况時變事易漢之所典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小人無怪其事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革漢唐之陋政未

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顛末溯三衙之源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世而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殿前軍始於周簡天下猛士爲之而都點檢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漢周以來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內與鈞樞迭相抗衡外領節鎮凌虐官吏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陰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敢跋扈噫五季失圖國威不振獷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魑魅羣伏蓋我藝祖籌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昭賀長春而來又表解軍職而點檢

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振矣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耳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侯去而之鎮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遙帶軍職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念永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下此豈無所自來哉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衙兵之號令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卽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卽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千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旦盡去嗚

呼藝祖之規模遠矣哉

論宿衛

真德秀

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表蓋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爲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爲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媠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

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摺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卽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况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莽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眸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踈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謹乎然則賈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鬼之事而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爲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

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陳以劇切上躬耳今反爲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游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元宿衛

元史

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博爾忍早絕

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

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

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

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第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旣久則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他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飲食文史軍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



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弟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準之事者曰火兒赤惜寶赤怯憐赤書寫聖旨曰扎里赤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闍赤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闍端赤司闍者曰八刺哈赤掌酒者曰荅刺赤點車馬者曰兀刺赤莫倫赤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兒赤牧駱駝者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盜者曰忽刺罕赤奏樂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

之士曰拔突其名類蓋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又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為尤親信者也然四怯薛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幹耳朶其宿衛未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五

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五

